

今年最火爆的NFT (non-fungible token, 非同質化代幣), 將成為年度熱門詞彙之一, 它捲起的風潮令整個市場都吃了一驚。在NFT世界裡, 一個簡單的像素級頭像可以被拍賣出幾千萬美元的天價。究竟什麼是NFT? 它及背後的區塊鏈會為藝術乃至整個世界帶來什麼改變?

撰文 楊括 編輯 鄧詠筠

今年36歲的Benson是一名藝術創作者，他說，他會記得今年8月28日那一天，因為那是他開始涉足NFT（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的日子。

Benson說，自己的初衷是支持藝術創作者的創作，「但不知為何，後來更像變成了炒賣與藝術相關的NFT。」他笑著說，「可能因為我本人也是搞藝術的，我覺得我在藝術NFT資產方面的敏感度和眼光比在股市上好很多。」

8月至9月是Benson最熱衷NFT的時候，那時他曾在最大的NFT平台OpenSea上日以繼夜地觀察各路NFT的價格，也不停地參與新NFT的鑄造（mint），「我覺得應搶佔先機，因為NFT以後會變貴，就像香港很多人在炒波鞋一樣。」他說，自己對NFT的熱衷已達到癡迷程度，「現代人很常看社交軟件、關注朋友們最近在做什麼，但我恰恰相反，我已經很少關注那些，我看得最多的是Twitter上NFT界名人的帖文。」他笑著說。

令Benson如此著迷的NFT，是儲存在區塊鏈數碼帳簿上的一種數據單位，是一種包含智能合約、會列明交易紀錄及擁有權等各種資料的虛擬資產。近年，隨着區塊鏈技術普及，越來越多人開始嘗試利用NFT證明自己是某個藝術藏品，如圖像、聲音、影片等數碼文件的真正擁有者。

由於其獨一無二、不可分割，且能追溯創作者及認證目前所有權的特性，NFT很快成為藝術界的新寵，大量藝術家開始進入NFT圈子，他們將自己的作品製成NFT，並放到大型拍賣行和平台上販售。3月12日，美國數碼藝



在北京，一名男子正在觀賞數碼藝術家Beeple的作品

術家Beeple透過佳士得拍賣NFT作品《每天：最初的五千天》（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該作最終以6900萬美元（約5.4億港元）的價格售出。

這筆交易令Beeple成為「當今在世身價最高的前三大畫家」之一，亦令更多人見識到NFT在藝術等層面的無限商機。數據平台nonfungible.com的資料顯示，今年1月OpenSea平台上的以太幣NFT交易量是2.2億美元（約17億港元），但到了7月，這數字已升至38億美元（約296億港元）；8月該平台亦錄得34億美元（約265億港元）的交易額。相較之下，2020全年整個NFT的市場交易量只有2.5億美元（約19億港元）。

毫無疑問的是，NFT將成為本年度熱門詞彙之一，它捲起的風潮令整個市場都吃了一驚。在NFT世界裡，一個簡單的像素級頭像可以被拍賣出幾千萬美元的天價。究竟什麼是NFT？它及背後的區塊鏈會為藝術乃至整個世界帶來什麼改變？這波風潮會是轉瞬即逝的泡沫，還是說，它最終可能令未來世界的樣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如何獲得你的第一個NFT

1 準備一個去中心化的錢包，且擁有加密貨幣

2 將錢包與NFT平台連線

3 尋找喜歡的NFT

4 找到關注的NFT後查看詳情（目前出價、歷史價格、你的出價、歷史交易紀錄）

5 出價，或根據賣家標價直接購買

最大的NFT交易平台OpenSea上目前已有8200萬個作品

圖：(上) NICOLAS ASFOUR/AFP/GETTY IMAGES; (下) OPENSEA

◀一切要從NFT最初發揮威力的藝術界說起。藝術創作者青睞NFT已不是新鮮事，在香港亦有創作者瞄準NFT市場，將自己過往的作品搬到虛擬世界。10月9日，香港導演王家衛在蘇富比拍賣行展示並公開拍賣自己的首個NFT作品——他執導的經典港產片《花樣年華》中的一個未公開片段，該片段最終以428萬港元成交，創下目前亞洲電影片段的最高成交價。

「在區塊鏈的世界裡，歲月不老。願未來更多人去體會、去追尋，那靈光乍現的剎那。」這是王家衛為自己首件NFT作品下的註解，即便是形容相對艱深的區塊鏈概念，言語間也盡帶如他電影中那種只待細細品味的微妙情感。

電影之外，音樂也成為NFT發揮威力、向外傳達藝術創作者意志的另一個層面，NFT亦漸漸在華語音樂界發揮影響力。本月初，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將自己與歌手陳芳語合唱的《玻璃心》，以及專門為NFT創作的歌曲《Go NFT》製作成NFT，並放到NFT交易平台Opensea上掛牌出售，短短三小時內，限量99首的《玻璃心》和1首《Go NFT》便已告售罄，為他帶來約85萬美元（約662萬港元）的收益。

「其實說穿了，我們一直以來只不過是一群為國家銀行工作的韭菜（指被壓榨的底層民眾）。」黃明志在自己Youtube頻道中介紹NFT的影片下方留言指，他認為NFT作品能擺脫中介機構和政權的控制和審查。他亦在拍賣後的Facebook帖文中承諾，一定不會將自己這次發行NFT的收入兌換成現金，「無論賺了多少，它將永遠在虛擬世界裡面流通，對抗世界銀行！」

電影、音樂是現實世界娛樂工業的傑作，在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藝術界亦出現了以NFT及背後的區塊鏈技術本身去創作的藝術家。1998年，法國藝術評論家布西歐（Nicolas Bourriaud）在他的著作《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中為人類指出一條新的藝術創作之路：藝術創作不僅僅是藝術家單向宣示意志的過程，更可以允許觀眾介入，從而建立觀眾與藝術家間的互動關係。如此一來，二者可以共同創作出含有雙方意志的嶄新作品。

這種被稱為「關係美學」的觀念影響深遠，一些藝術創作者，例如中國區塊鏈藝術家劉嘉穎便認為，在他們構築的想像天地中，他們的區塊鏈藝術作品，以及藉此製成

的NFT，不只是一種藝術家單向表現創作意念的工具，更可以體現創作者和藝術收藏者的雙向互動，甚至藝術品本身也可以成為他們共同創作的結晶。

今年5月，又名CryptoZR的劉嘉穎在北京舉行了一個名為「一個小目標」的區塊鏈藝術展覽，該展覽名字的靈感相信來自一位中國富商的言論——2016年，當時的中國首富王健林曾在訪談節目中表示，「想做首富是對的……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比方說，我先掙它一個億。」此言一出，隨即引發中國網民熱議。有數據統計指，「一個億的小目標」這個話題在中國社交平台微博上半日內便收穫了近50萬閱讀量。

劉嘉穎的得意之作《小目標》也在這次展覽中出現，這幅作品正是她與觀眾的共同創作。「當時我有個朋友的資產被凍結了，他本人也去了新加坡，這讓我意識到資產是脆弱的。」於是，劉嘉穎製造了一種名叫SG（Small Goal，即小目標）的加密貨幣。隨後她向一個加密貨幣社區中的1000人的錢包發放一億枚SG幣，同時，她亦在交易所Uniswap掛單，將SG幣的價格設為每枚1美元（約7.79港元），於是每位參與者的錢包帳戶都顯示有一億SG幣的資產。她很快發現，這種加密貨幣在Uniswap中的價格一度被標示為每枚27美元（約210港元）。

這或許會令收到一億枚SG幣的人很興奮。但結果可能並不會讓他們十分愉快。劉嘉穎笑著解釋，這是因為一手締造這種加密貨幣的她為其設下了另一條規則：一旦SG幣的擁有者想要從錢包中轉出它們、將它們變為現金時，錢包內的SG幣便會自動消失，「瞬間歸零」。這種方式頗有惡作劇的感覺，但亦反映出創作者希望透過互動激起大眾



區塊鏈藝術家 CryptoZR (劉嘉穎)



「一個小目標」展覽

對金融泡沫時代追名逐利風潮的反思。「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的行為都是藝術品的一部份，我也希望這能激起人們的反思。」劉嘉穎說。

「惡作劇」之外，劉嘉穎亦會緊密留意時事變化，並據此創作NFT藝術作品、與創作者互動，甚至令拍賣本身都成為藝術創作的一部份。她認為，體現時代特徵是NFT藝術品可以做到、以及可被賦予的重要使命。在中美貿易戰最為激烈的2019年10月，劉嘉穎亦創作了與之相關的作品《紅與藍》，她從中美兩國的國旗上分別提取紅色和藍色，並將中間漸變的色彩分成100個色塊，劉嘉穎將這些色塊放上Opensea出售，希望通過買家對色塊「價高者贏」的競價行為，來預測這場中美兩大國價值觀和國力博弈的結果。

她說，之前的幾次競價中出現了互相競爭的買家，他們在爭看誰能以更高價格買下深紅色或深藍色塊，並藉此表達「中國必勝」或「美國第一」的個人取向。但最終的結果出人意料：有一位買家以5.27枚以太幣（時值約1978美元）的價格買下了色塊中「最藍」和「最紅」的兩塊，成為競價中的最高出價者。這結果令劉嘉穎大感意外，而最終買下那兩個色塊的買家GeoffreyX在一篇訪問中指，意識形態已經極端化，但他仍能從中感受到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買下這兩個位處顏色最極端的色塊，是因為希望技術的進步和藝術的嬗變可幫助重新凝聚人類社會。收藏家的購買、收藏行為和立場最終亦成了《紅與藍》的一部份，這正正與劉嘉穎的想法相合，也激發了她對現實的思考：「人類世界有數不勝數的紅色與藍色塊，但人就和國家一樣，會有自己的立場——甚至是極端立場，有時也會將自己局限在這些色塊代表的條條框框內；亦會有人希望和解，就像那位最後買下兩個最極端色塊的藏家。」劉嘉穎分析道，買下兩個最極端色塊也是買家的思考和選擇，也是她希望看到的那種藏家與藝術家互動，並最終參與到藝術創作中的感覺。

創作區塊鏈藝術作品並將其製成NFT後，劉嘉穎有更遠大的志向——她希望能藉助NFT令藝術市場出現變化。於是，她創立了一個名為Topbidder的NFT交易平台，「資本市場中傳統藝術交易及拍賣對藝術創作者不公平，藝術創作者只能收到首次交易的錢，之後作品如何轉手便都與創作者無關。」劉嘉穎指，自己因此創立了Topbidder，藝術品每次轉手後，創作者都可以得到一定數額的收益。「我希望用這種智能合約的方式重新定義市場規則，通過市場機制來令利益分配結構更合理，亦可讓藝術家有更多話

語權。」

依託NFT的區塊鏈藝術興起後，她亦透過調查發現，藝術界的受眾喜好和生態正因區塊鏈和NFT發生悄然改變——甚至被重新定義。「譬如科技業從業者喜好的藝術風格，與傳統藝術藏家全然不同：他們更鍾愛如cyberpunk一樣、更具現代感和科幻感的藝術創作。」劉嘉穎指，因為這種轉變，新世代藝術創作者、收藏家的美學觀念、價值定義以及買賣行為都在悄然發生變化——甚至是變革，「這可能是藝術界需要關注的趨勢。」她說。

NFT不只在藝術界大顯身手，作為一種虛擬資產，遊戲

界人士亦開始關注NFT在遊戲界的應用，並嘗試藉此在虛擬世界建構私有財產等公民權利體系。區塊鏈遊戲公司Animoca Brands便是這方面的積極行動者。該公司的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蕭逸認為，NFT是一個契機，它可以令玩家重新意識到並重掌本應屬於他們的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

Animoca Brands於2014年成立，當時是一間專注開發及營運手機遊戲的公司。「後來我們看到了數碼產權方面的機會，」蕭逸指，現在人們都會有自己的社交平台帳戶、會玩電子遊戲，Z世代更被稱為「數碼世界的原住民」，但「這些東西並不真正是你的。」蕭逸一語道破天機，「你在遊戲或Facebook、Instagram上花費的時間、購買的資產及分享的照片等事物實際上都不能算是你自己的資產，你也不能因此取得任何直接的實際回報——這些軟件的用家本質上只是租客而已。」

原因很簡單，或許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遊戲、社交平台運營商的眼中，他們擁有遊戲及道具的歸屬權，他們便是虛擬世界的上帝。就如一些大型遊戲公司會在遊戲說明條款最後一條所寫的那樣，「一切著作權、歸屬權及解釋說明權均歸本公司所有。」7月，中國科技龍頭企業騰訊在重慶起訴了一間名為「淘手游」的遊戲交易平台，要求該公司停止有關騰訊旗下一款遊戲道具的



區塊鏈遊戲公司 Animoca Brands 創辦人 蕭逸

◀ 交易行為，認為該公司提供的交易服務令市場出現不正當競爭。在這宗案件中，騰訊主張該遊戲產品的帳戶以及虛擬物品歸屬權都屬於騰訊，玩家只有使用權。最終騰訊勝訴，被告方淘手遊則提出上訴。11月3日，該案二審開庭，但法院並未當庭宣判結果。

蕭逸似乎並不認同這種類似絕對主權宣示的做法。「你在遊戲中投入的感情、金錢，絕對是有價值的。」他認為，「遊戲世界中的私有財產應受認可。」他指出，問題的關鍵是現實世界中的物品歸屬權受法律認可及保護，但虛擬世界並沒有合同法，更遑論私有權。「在遊戲中，遊戲開發商主導著一切，他們可隨時修改或透過其他手法——如提升其他新道具的性能，以削弱你所購買道具的實際效用，最終甚至可以停運遊戲，令你購買、付出的一切化為烏有。」蕭逸形容道。他說，除了玩得開心，玩家實質上一無所得，這是不公平的。

於是，為玩家提供刻在區塊鏈上、永久存在的數碼權益，便成了2017年底Animoca Brands開始轉向區塊鏈遊戲和NFT的初衷。「我覺得，以NFT的形式幫助玩家宣示所有權，是合理的方式。」蕭逸說。

四年過去，該公司已出品賽車遊戲Revv Racing、虛擬土地營建遊戲The Sandbox、塔防遊戲Crazy Defense Heroes等一系列區塊鏈遊戲，玩家可以用繪圖工具在這些遊戲中建造自己的車、房屋，並將它們或它們的部件製成NFT。玩家可在遊戲內買賣這些NFT，亦可將它們轉換成遊戲官方的虛擬代幣，或以太幣等更廣為人知的加密貨幣。

一打開遊戲平台，便會有如同超市貨架般琳瑯滿目的遊戲排行榜展現在玩家眼前。在市場競爭本就激烈的情況下，依託NFT這種新事物的區塊鏈遊戲要如何成功在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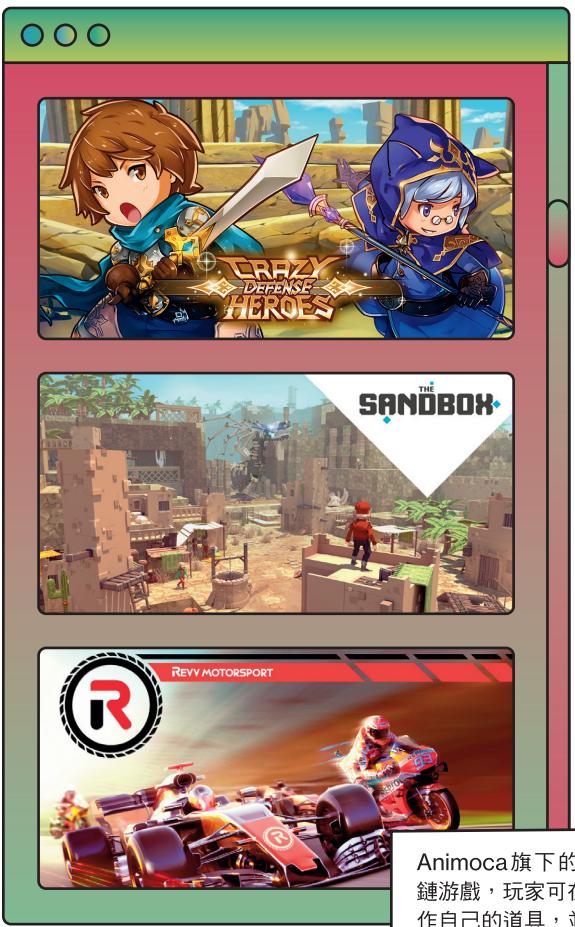
市場分得一杯羹，甚至後來居上？蕭逸認為，區塊鏈遊戲最為引人入勝之處正是在於其「實質歸屬權」及「實際價值」，他預計這些元素會對玩家產生吸引力。「在遊戲中擁有NFT等虛擬資產，實際上就是擁有資產的歸屬權，這會令他們更想留在遊戲中，真正對這款遊戲產生歸屬感。如果遊戲做得好，那麼玩家在遊戲中的財產也會更有價值、他們投入時間所建造的東西也可成為有實際觀賞甚至交易價值的數碼資產，這會為他們帶來樂趣及實際收益，所以玩家有理由希望遊戲成功，亦會願意在遊戲中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蕭逸發現，許多Animoca Brands旗下遊戲的玩家亦會邀請朋友一起玩，「這也會成為令我們擴闊遊戲生態圈的契機。」

去年4月，The Sandbox曾舉行虛擬地皮預售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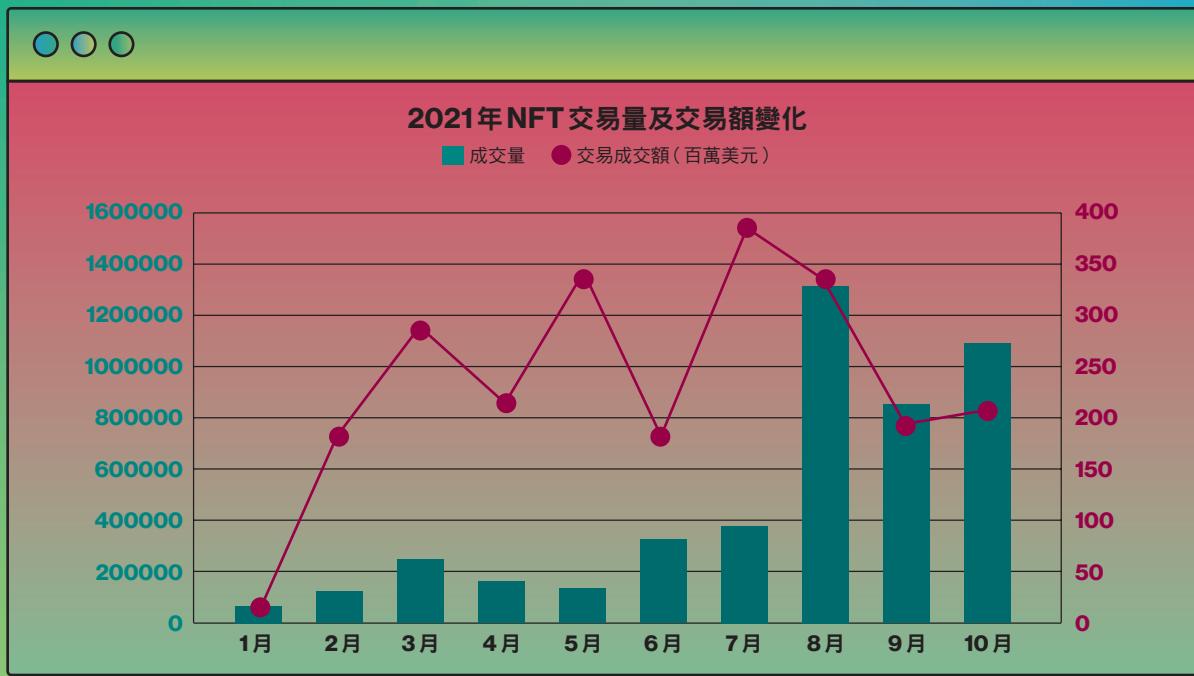
僅5小時內，逾1.2萬幅獨有「地皮」便宣告售罄，銷售額超過3400枚以太幣（時值約350萬港元）。蕭逸指，Animoca Brands旗下遊戲中代幣和NFT的日交易量已超過2億美元（約15億港元），目前整個代幣生態系統（Token Ecosystems）的市值更已衝破30億美元（約233億港元）關口。

以NFT為支撐點的區塊鏈遊戲及其背後的廣闊市場，令Animoca Brands受到投資者關注，在今年5月和7月先後獲得88888888美元（約6.9億港元）及5000萬美元（約3.9億港元）融資，當時公司估值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躋身為香港第11間獨角獸。10月20日，該公司宣布，他們又再獲得6500萬美元新資金，該公司的估值更上升逾倍，至22億美元（約171億港元）。新一輪的投資者包括法國遊戲開發公司Ubisoft、紅杉中國、蜻蜓資本等。Animoca Brands稱，本輪獲得的新資金將用於投資、收購、開發產品等方面。此外，截至11月8日，該公司有份投資的「邊玩邊賺」（play to earn）區塊鏈遊戲項目Axie Infinity的NFT交易總額已達30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在NFT收藏品類

排名更已躍居第一。



Animoca旗下的幾款區塊鏈遊戲，玩家可在遊戲上製作自己的道具，並可將其作為NFT轉賣給他人



排名更已躍居第一。

「遊戲世界應由玩家管治。」在一場香港設計營商周舉辦的活動中，蕭逸如此描述他對未來遊戲世界的看法，在他的設想中，整個區塊鏈遊戲生態成熟後，玩家可將NFT等虛擬資產在公有區塊鏈上的不同遊戲間轉移，並充分利用區塊鏈永久保存、無法竄改的特性，證明該資產的歸屬權屬於自己。「有了區塊鏈，遊戲的運作便會變成由各個節點所建成的分布式網絡控制，而非像現在一樣完全由遊戲營運商決定。」這是蕭逸對未來遊戲世界的期許。

不過他亦坦承，實現這種願景或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佔據市場巨大份額的大型遊戲開發及營運商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現有市場，去探索未知的新領域。也不是說所有玩家都能很快轉向區塊鏈遊戲。」不過蕭逸仍對區塊鏈遊戲及其中的NFT抱持樂觀態度，他將期望寄託於玩家：「我相信，我們的遊戲中有關去中心化的概念將吸引更多玩家，並隨著玩家人數的增長，形成一個文化生態圈，最終改變整個世界的遊戲生態。」蕭逸希望，依託NFT的區塊鏈遊戲可以從根本上改寫遊戲世界的營運模式。

追求藝術、遊戲世界的數碼權益之外，有科技業從業人士指，創作變現亦有機會成為NFT及區塊鏈技術未來的發展方向。《區塊鏈社會學：金錢、媒體與民主的再想像》的作者、科技專欄作家高重建便認為，NFT及背後的區塊鏈科技可以更加「用得其所」，甚至可以是令內容創作界「共同富裕」的工具。

早在2018年，高重建便已了解到NFT這個概念，近年

更身體力行，參與NFT交易，從香港本地遊戲《英雄大作戰 Hero Fighter X》中的角色，再到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調查報告，都是他NFT收藏庫的一部份。

「NFT可以讓創作者和支持者連結彼此，」高重建受訪時直言，自己相信NFT背後的價值，不過他亦發現，市場整體上是為已經成為頂尖人士的藝術家或創作者服務，「這就像一個金字塔，只有最頂端的人才能享受到一切，但比較中下層的創作者也應該有證明自己和作品價值的方式。」他相信，靠區塊鏈發行的NFT便是實現這一切的上佳方式，讀者可以藉這種方式支持創作者，這種虛擬產品本身亦會成為他們收藏的一部份。

創作者與支持者從不缺乏互動的方式，經濟上支持的手段更是層出不窮，為何NFT有機會更受這些人關注並使用？高重建以自己創立的去中心化出版基礎設施LikeCoin為例解釋指，內容創作領域的價值更在於「防篡改」。他指，LikeCoin可以協助作者將內容註冊到區塊鏈，並將註冊時間、標題、作者、授權方式及版本等資料永久寫到區塊鏈上，達至內容授權、核查及溯源等目的。高重建解釋，除了創作內容本身，當下的受眾會更重視內容是否曾遭刪改、內容的即時性及真實性等部份，創作者則更著重知識產權問題。他希望，藉助這種技術製成的NFT會獲得更多人留意及支持。

「我希望最理想的情況是，創作者製作完內容，譬如拍完相片後便能即時上載到區塊鏈，防止有人篡改。」高重建介紹，這正是LikeCoin目前努力的方向，「我稱之為區塊鏈原生內容，相信它可以對一些創作者有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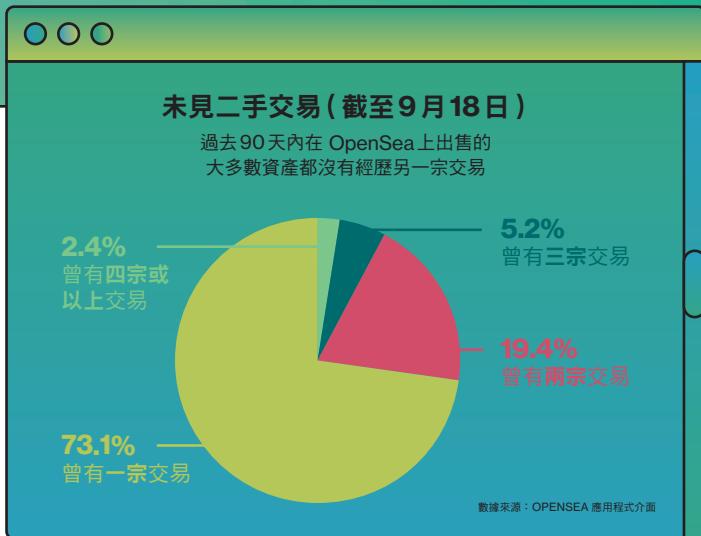
圖片(3)：由受訪者提供

◀ 譬如公民記者。」截至11月16日，LikeCoin官方網站顯示，他們旗下可以用於支持創作者的Like按鍵已經在超過7802個網站上出現，已有21047位創作者正在使用LikeCoin的服務。

然而，NFT並非只有好處、充滿可探索性的完美事物。美國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梁天卓指，NFT價格上升趨勢與加密貨幣有緊密關聯；若加密貨幣價值大起大跌，NFT市場勢必將會受到影響。

據梁天卓觀察，NFT市場並非「突然火爆」，其發展與加密貨幣價格走向緊密相關。「加密貨幣令許多人賺到了第一桶金，他們可能出於個人對數碼藝術品及其科技風格的愛好，也可能是為了分散投資，所以選擇投資NFT。」他解釋道，「當有一個人有了這種想法，他附近的人、與他經歷相似的人——例如同樣對這些事物有興趣的人，便也會參與進來，從而令這個市場壯大，這便是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

梁天卓亦觀察到，許多NFT的交易只有一次，而除了一些比較熱門的NFT創作者的作品外，交易平台上的許多NFT並無第二及第三次成交記錄，「這個現象值得留意。」他說。不過他指，這並不意味著NFT市場可能突然崩潰，他以美國NFT市場為例，指當地已形成較成熟的NFT交易



者身份，進而查核真偽。」他分析道。

NFT在藝術、遊戲等業界掀起熱潮，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受益其中，依靠技術變革在新世界實現平等，似乎仍是某種一廂情願。研究機構 Art Tactic 11月發布的一份報告發現，在過去的21個月中，女性藝術家的作品銷售額僅佔NFT藝術品總銷售額的5%。而加拿大歌手、視覺藝術創作者 Grimes 是唯一一位在這段時間內收入排名前十的女性。該報告稱，NFT藝術市場中四分之三的收入都成了男性藝術家的囊中物。

在大多數傳統的大宗拍賣、展覽和博物館展覽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收藏家和畫廊主往往以白人及男性為主。一項由麻省威廉姆斯學院數學與統計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藝術史系等機構研究者所做的調查顯示，在美國主要博物館展出的藝術家中有87%是男性，85%是白人。而在由加密貨幣主導、「自由、開放、平等」的區塊鏈世界，似乎「前區塊鏈世界」的規範與秩序亦原封不動地被搬了過來。NFT的本意或許是為更多藝術家，如獨立藝術家，提供一個售賣他們作品的更公平、更開放的平台，但現實並不如此。

不過，亦有專家指，這可能與區塊鏈及加密貨幣世界參與者的性別比例有關。紐約大學視覺藝術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惠特克 (Amy Whitaker) 對彭博社表示，未來NFT藝術市場的這種性別差異問題可能更嚴重。她分析指，NFT市場的現況與加密貨幣本身的投資者性別有關：「早期堅持HODL（指長期持有某種加密貨幣而不賣出或使用）的加密貨幣投資者，可能更像是以前我們會叫做tech bro（技術兄弟，對科技行業年輕男性從業者的刻板印象）的那群人。」

此外，NFT熱潮本身似乎亦已出現「退燒」情形。雖然總交易量仍在增加，但數據分析平台 Dune Analytics 指，OpenSea 上的 NFT 交易量已從8月的34億美元（約264億

港元）下降到9月的30億美元（約233億港元），10月更已下降到近26.4億美元（約205億港元）。而最大的NFT收藏品 CryptoPunks 的銷售勢頭亦有所減弱，其交易量從8月的6.79億美元（約53億港元）下降到9月的近2.18億美元（約17億港元），到10月這數字則更降至1.57億美元（約12億港元）。

監管當局對加密貨幣及NFT這種虛擬資產實施監管的可能性，或許也是區塊鏈世界要面臨的另一大挑戰。9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主席根斯勒 (Gary Gensler) 受訪時直言「加密貨幣是一種高度投機性的資產類別」，聲言要加強對加密貨幣交易的監管。11月13日，SEC 委員克倫肖 (Caroline Crenshaw) 亦撰文直指包含NFT等概念的去中心化金融 (DeFi) 缺乏結構性監管及透明度，風險巨大，她預計SEC將繼續對該領域內違反美國證券法的行為採取執法行動。不過她也強調，「SEC的職責不是防止所有投資損失。但投資者應平等地獲取關鍵訊息，以便他們能夠作出投資決定。我的職責是確保市場公平且不受操縱。」

甚至連NFT本身的意義亦受到質疑。有人認為，NFT本身並無實際價值，只是少部份人為了炫耀身分地位的又一工具。就連目前的世界首富、Tesla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馬斯克亦曾於3月發文，借助電音歌曲諷刺道：「NFT, for Your Vanity」（NFT，為了你的虛榮心）。

監管風險襲來，本身存在又遭質疑，究竟NFT風潮會是曇花一現，還是會持續存在並影響現實世界？區塊鏈研究者、科技公司 UDomain 創辦人兼集團主席章濤認為，市場及商家是時候應該重新思考NFT的用途和價值。



UDomain 行政總裁、NFT 收藏家 章濤

他不否認現在NFT成為了一種可被炫耀，但似乎並未真正創造出價值的事物，「這種『誘之以利』，吸引更多人參與到新事物中，在新事物出現的推廣階段是必然會發生的。」在他眼中，NFT在藝術市場的活躍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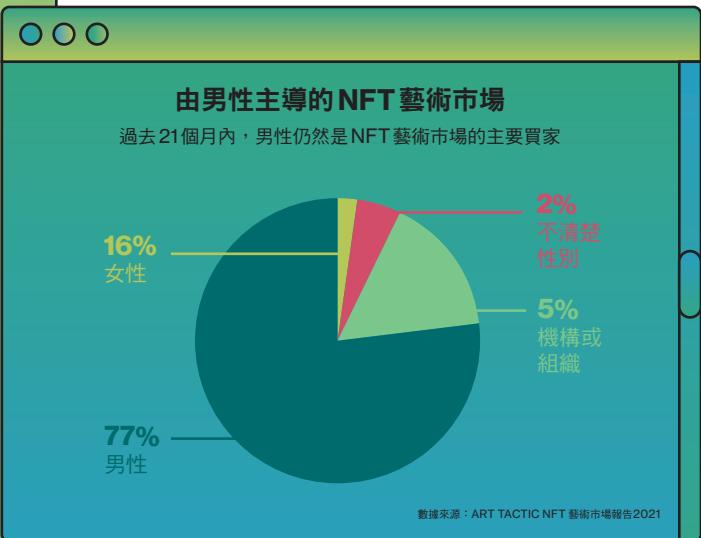
是區塊鏈世界進入人類生活的一個開始，但NFT在藝術市場活躍這件事本身未必會持續很久。他認為，除了一些已經闖出名堂、獨一無二的NFT藝術品外，其他NFT的炒賣價值實質上越來越低。「一樣新事物出現後，炒賣便在所難免。但第一個進入這個領域的才能叫天才，後來的人再炒其他類似的東西，實際意義與價值便會越來越小。」

章濤認為，商家及買家也都應該思考NFT繼續存在的意義。他本人則較為看好《時代雜誌》(Time) 在NFT上的新嘗試：9月23日，《時代雜誌》宣布推出名為 TIMEPiece 的一系列NFT藝術作品，其中包含來自40位藝術家的4676件作品，每個NFT成本為0.1以太幣（時值約315美元），採取「先到先得」的方式供買家認購，而擁有 TIMEPiece 的人將享有 Time.com 終身會員資格和其他特權。這些NFT在推出後一分鐘內便告售罄，甚至有用戶為了將這些NFT搶到手，推高了以太幣的交易費用水平，最終支付了超過7萬美元的交易費用。「賦予NFT新的、更加實際的價值，譬如會員權益、參與的權限，這可能便會吸引更多買家關注，是商機所在。」章濤表示。

對於各國政府可能出台、針對NFT及其背後加密貨幣的監管措施，章濤認為，監管本身不是問題，亦未嘗不是好事。「監管實則是提供了一個正規化的過程，令買賣雙方證明自己的資金是已繳納稅金後的資金、是乾淨的。」他說，這也有利於令買賣雙方交易趨於合理合法。

儘管這個市場已出現衰微的跡象，但NFT藏家 Benson 認為，NFT市場仍大有可為，「我一開始投入這個市場的資金便不算多，大約5萬港元左右，現在已經全部回本——我也早就做好了在NFT市場上輸盡一切 (total lost) 的準備。」電話那頭的他笑著說，「更何況，幾年前幾乎所有人都說比特幣就是一場騙局，但事實是越來越多利益相關方——甚至一些大的金融管理機構都紛紛加入了這個戰團。」眼見以比特幣為代表的加密貨幣價格節節高升，以及與這些加密貨幣聯繫起來的資產種類越來越多，Benson 認為虛擬貨幣價值似乎已達「大得不能倒」的地步，與虛擬貨幣命運緊密相連的NFT更不會「突然崩潰」。

Benson 再次強調，他相信自己在這方面的眼光，亦看好NFT未來改變世界的可能性。「NFT實際上是一張入場券，一張能讓我們進入從未踏足的領域——可能是某個財經或藝術圈子、以及更廣義上的虛擬世界的入場券。」他說，「我相信這一點，我也看好NFT這個概念。」³（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 Benson 為化名）



生態圈，但NFT交易成交量及價格隨著加密貨幣價值波動則時有發生，屬相對正常的現象。

藝術藏品或其他物品可能出現盜版、仿造等問題，亦有人指NFT可能陷入此類風波中。但梁天卓指，NFT本身並非解決版權、真偽問題的解決方案，「因為NFT本身能溯源，NFT藏品同傳統藝術品相比，反而更容易追溯創作

攝影：楊浩